

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

黃啟江◎撰

一味禪 與 江湖詩

南宋孝宗之後，尤其寧宗、理宗兩朝，不少禪僧，篤志於詩文書畫，過著類似士人文化之禪僧生活，不再專意於「一味禪」或南宗頓悟禪，而熱衷於詩文，以至於其詩作，往往被編成僧詩選集，流傳於世，而其詩文，也都被編輯成書，以「禪文集」之面貌出現。

黃啟江◎撰

一味禪 與江湖詩

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

一味禪與江湖詩

——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

撰者◆黃啟江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颯英

責任編輯◆徐平

校對◆林延澤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650 元



ISBN 978-957-05-2487-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過去五年，筆者曾兩度赴日本，分別在東京、京都及大阪訪書及研究，蒐集了些南宋禪僧詩集、文集及相關文獻。也在臺北蒐集了若干資料。本書即是筆者閱讀這些資料的一點心得，也是我研究南宋「文學僧」一課題的部分成果。所以說「部分成果」，是因為還有若干詩集及文集，筆者只能獲睹部分，雖有些發現，仍不足以撰寫成文。因此，先將已經寫出之部分，析成章節，會萃成書。其中第一、第六及第九章，曾以單篇論文之方式發表，其餘各章則都是首次問世。為求謹慎，編校之時，也把原來的單篇論文稍加刪訂、潤飾、及補充，使各章之間，前後相貫，彼此銜接，以求整合有序，理路分明。

本書完稿之後，想起南宋紹興朝詩人王灼致其禪友演上人詩句：「只應飽取一味禪，斷卻從來巧章句」^①，再回顧本書中每位勤作詩文的禪僧，只覺演上人癡心詩文，必不會聽王灼之勸，專意禪悟，斷卻章句。心中有感，戲成對聯一副曰：「一世慧炬味禪夢，幾番江湖風月情。」「味禪」是「一味禪」的簡稱，也就南宋頓悟禪，語出《明覺禪師語錄》，有別於「五味禪」之意^②。「江湖風月」指「江上清風明月」，是南宋若干禪詩集的名稱^③。此聯之大意是說這些禪師出身南宗禪法脈，一生一世都在追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頓悟之道，但卻走入世間，與文人士大夫為友，來往酬酢，寄情於江湖風月，表現奔放洋溢的熱情，與老僧入定之嚴肅禪修生活方式大相逕庭，說明了「一味禪」與「江湖風月」之間的矛盾，但又意味著兩種生活態度之

①王灼，《送演上人》，《頤堂先生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本，一〇三四）卷四，頁九

a。按：王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隱居不仕。著有《頤堂集》、《碧雞雜志》（或《碧雞漫志》）及《糖霜譜》等書。見《頤堂先生文集》附。

統合。這種出世間與入世間的矛盾與統合，大致就是本書所討論的要點。本擬以下聯「幾番江湖風月情」為書名，恐滋生誤會，改題「一味禪與江湖詩」，並以「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為副題。

副題所說的南宋「文學僧」，多半是出現南宋中期及其後的禪僧。他們善長詩文，又勤於著述、吟唱，留下了不少詩文。這些詩文，經編成詩集、文集或詩文合集，形成了南宋叢林的一種新興禪籍，不但流傳於叢林中，而且也頗受士林之注意。由於這些文學僧的崛起及其著作之傾向士人文化，顯示禪宗有漸走向文士化之趨勢，其面貌與內涵都產生了不少變化。這時的禪宗，不

- ②《明覺禪師語錄》謂：「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為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見《明覺禪師語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一九八三）卷二，頁六八三c。「一味禪」之語，常入宋人之詩句。譬如，陳師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有詩句云：「端能過我三冬學，可復參儂一味禪。」陳與義詩句云：「披君三徑草，分我一味禪。」徐似道：「喚回天竺三年夢，參透披雲一味禪。」分別見陳師道，《寄晁載之兄弟》，《后山詩注補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卷四，頁一三七；陳與義，《王應仲欲附張恭甫舟過湖南久不決今日忽聞遂登舟作詩送之并簡恭甫》，《簡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卷五，頁一甫；《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卷五六，頁二八b。「五味禪」一語，日本室町時代禪僧，用之以為書名。其書集隋·僧璨的《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一卷、唐·永嘉玄覺的《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一卷、宋·師遠的《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一卷、宋·宗頤的《坐禪儀》一卷，及宋·崇壽的《入眾日用》一卷，共五種而成，而稱《五味禪》。
- ③譬如，松坡宗頤所編之《江湖風月集》即是其一。松坡宗頤為南宋末至元初人，無準師範法嗣，與本書所論之若干禪僧，如西巖了慧、靈叟道源、希叟紹覺為同門師兄弟。其《江湖風月集》早於中土失傳，日本有若干抄本及譯注本。筆者所用版本為芳澤勝弘譯注本。見芳澤勝弘，《江湖風月集譯注》（京都：禪文化研究所，二〇〇三）。

能再以單純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宗教現象來理解，而應視為一種文士文化與禪宗文化相交錯融通的文化現象。這種「文學僧」所提倡的禪文化，即是本書所關切的主要課題。

南宋「文學僧」所留下的著作，自南宋後就漸漸於中土失傳，而陸續流入日本。其幸而流傳之原作刊本，究竟為數有多少，已無從計算；而一度失傳後又經復刊者，數目如何，目前也難以得知。雖然上個世紀以來，有少數作品被復原且經重印而得以見世，但以筆者有限之訪書經驗得知，藏在日本寺院及文庫之文學僧著作仍多。這些著作如無法被影印而公諸於世，對禪宗在宋以後發展之研究，實為一大障礙。事實上，它們被「秘而不宣」的結果，已造成編輯全宋詩、文的困難。近十幾年所編成的《全宋詩》與《全宋文》，漏錄了許多本書所討論禪僧的詩文，部分原因就是此輩禪僧之著作，被塵封在日本的寺院及文庫裏，而無人問津之故。對筆者而言，把南宋文學僧所建構的新興禪文化做一番解析，才能對南宋以後禪宗及佛教發展的背景有更深刻的認識。

筆者在蒐集本書資料期間，獲得幾位朋友之協助，內心感激不已。其中，日本東京大學的藍弘玉先生（現任教於中央大學）、京都禪文化研究所的前田直美女士、關西大學亞細亞文化研究中心的松浦章及陶德民教授，都幫了不少忙。在撰寫期間，家兄黃啟方教授與中研院文哲所的陳漢傑先生也提供了不少資訊及文獻，有助於本書之完成，容在此向他們深致謝忱。此外，在寫作期間，為了解禪僧表現於「教外」的應世活動與文化生活，筆者試圖詮釋了許多禪僧所寫的詩文。雖然盡量深入探索每篇詩文之文化寓意、脈絡、譬喻及所涉及之歷史人物，其中仍難免有個人主觀傾向而產生過解或誤解原意之處。這種因個人譾薄疏陋所犯之錯誤，實有望於博雅君子之

賜教。唯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經過若干訴諸直覺的假設與審慎、細心的求證，筆者得以發現並重建不少迄無人知的歷史事實與現象，是完稿之後頗感欣慰之處。

今年八月將是筆者旅居美國整三十年，三十年彈指即過，而埋首佛典及禪僧詩文集之研究生活，完全是三十年前未曾計劃與預料之事。人生的過程與遭遇真有許多偶然、意外甚至無可奈何者。筆者雖身為歷史學者，卻花了不少工夫鑽研詩詞，甚至是禪僧之詩詞。興來也偶自長吟，忘其所之，文史不分，頗有本書禪僧治「一味禪與江湖詩」於一爐而治的類似經驗。雖然如此，文史哲不分家，一向為筆者之主張，故也不覺「藉詩論史」有何不妥。唯回顧歲月如彈指而過，雖欲窮精力寫作，而時不我予。思念及此，不禁歛歔，隨手草成古詩二首，聊以自嘲并兼自遣，未嘗也無淮海元肇「換骨奪胎如得妙，願從勾漏問丹砂」的夢想或企盼。詩云：

孤鴻渡海三十年，花甲忽臨憾萬千。

已忘因何親內典，從來意趣向詩篇。

宗門頓漸雖常論，李杜蘇黃愛在前。

近古詩禪多曉識，聊交異代文字緣。

雁過北軒春已至，花開南圃日增妍。

半紀問學如彈指，一生虛度化灰煙。

白髮蒼顏疑似夢，書冊策塚聚跟前。

欲喚胸兵十萬甲，還須焚硯祭坡仙④。

莆陽黃啟江謹識於日本東京大學山上會館旅次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三日

④按：此半紀之「紀」，指「半世紀」之意，非傳統十二年為一記之意。「坡仙」自然是指蘇東坡。

目 錄

自序	1
導言	001
第一章：南宋詩僧與文士之互動——從《中興禪林風月集》談起	041
一 引言	042
二 《中興禪林風月集》的版本問題	044
三 江湖派的南宋詩僧	058
四 詩僧簡敬叟與肇淮海	096
五 餘論	108
第二章：文學僧橘洲寶曇（一一二九—一九七）與江浙官僚、文士之互動	117
一 引言	118
二 寶曇的生平、著作與內外學	119
三 寶曇與四明史氏——史浩、史彌遠、史高之三代的互動	135
四 寶曇與四明樓氏、汪氏及高氏之互動	160
五 寶曇與其他江浙官僚、文士之互動	168
六 餘論	190

第三章：北磻居簡（一一六四～一二四六）與江浙官僚、文士之互動 205

一 引言 206

二 北磻居簡之履歷、著作與「外學」 208

三 北磻居簡與江湖詩派詩人之互動 222

四 北磻居簡與非江湖詩派官僚、文士之互動 237

五 餘論 278

第四章：物初大觀（一二〇一～一二六八）及其所代表的禪文化 283

一 引言 284

二 物初大觀與《物初賸語》 285

三 虛心探外學，神會古名家 290

四 詩文常鍛鍊，賢士樂結交 302

五 吟唱差自足，法友共切磨 330

六 宗門傳命脈，尊宿彰典型 347

七 餘論 368

第五章：「禪文集」《無文印》與「文學僧」無文道璨（一二二三～一二七一） 373

一 引言 374

二 「禪文集」與《無文印》 375

三 道璨的文字觀及其疏帖 382

四 道璨的銘文與字號序 395

五 餘論 4 1 9

第六章：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南宋禪僧無文道璨的懺悔與報恩意識 4 2 3

一 引言 4 2 4

二 鄱陽湯氏授聖學 4 3 2

三 三師座前得心傳 4 4 2

四 隱君樗翁親如父 4 5 8

五 報恩無策愧柳塘 4 6 8

六 餘論 4 7 8

第七章：以士為知己——無文道璨的「人間之遊」 4 8 3

一 引言 4 8 4

二 道璨與官僚之互動 4 8 5

三 道璨與文士之互動 5 1 7

四 餘論 5 4 0

第八章：道璨之詩文與南宋禪林的文士化 5 4 3

一 引言 5 4 4

二 禪林詩友與詩論 5 4 5

三 偈頌與書畫之評鑑 5 7 1

四 餘論 5 9 2

第九章：南宋書家張即之（一一八六～一二六六）的方外遊 595

一 引言 596

二 歷陽家學、笑翁法友 601

三 以翰墨為佛事，稱叢林善知識 618

四 結論 634

參考文獻 639

人名索引 679

導 言

南宋孝宗朝伊始（一一六三），歷光宗（一一九〇）——一九四）、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度宗（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各朝，以迄南宋末，叢林出現了不少善於詩文的禪僧。他們在訪師參學期間或據座說法之餘，浸淫於詩文之書寫及書畫之鑑賞與創作，並以所學互相惕勵，納交於公卿士大夫，來往唱和，留下了不少篇章。他們的作品經哀集成書，遂有「詩集」、「文集」或「詩文集」多種傳世。這些著作，或因世亂及朝代之更迭，或因發行之數目有限，或其他原因，多已散失，不見於中土。少部分幸而流傳者，則流入異邦扶桑，為日本禪寺或漢學家所珍藏。這些著作中的部分及其作者，即是本書討論之對象。筆者在本書中稱這些著作為「禪詩集」及「禪文集」，而其作者則稱為「詩僧」與「文學僧」。

「詩僧」與「文學僧」多半兼通內外學，富有文學修養，講求文字詞藻，能詩能文，甚至兼長書畫，又能以詩文行走於官僚、文士之門，或與他們酬酢吐納，或坐而論道，以文章道義相期，大大地改變了他們專志於「一味禪」之刻板印象，而以涵泳於「江湖詩」的形象為士林所知，受叢林所重。本書所論的雲泉永頤、芳庭斯植、亞愚紹嵩、橘洲寶曇、北磻居簡、物初大觀與無文道璨等等，都是其中的皎皎者。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不少他們的法友及後輩，也以詩文名噪一時，留下詩文著作，數目甚多。雖其著作多已佚失，但足以證明南宋孝宗之後各朝，尤其是寧宗、理宗之間，叢林文學僧為數之多。他們行腳江湖，呼朋引伴，聲氣相應，頗能影響叢林及士林之風氣，而歷來研究宋代佛教史及禪宗史之學者卻未能注意及之，殊為可惜。

本書首次使用雲泉永頤、芳庭斯植與亞愚紹嵩之詩集，及橘洲寶曇、北磻居簡、物初大觀與無文道璨之文集來討論此輩「文學僧」之存在與其文化活動。兼談及部分詩、文集之內容與其所

代表之時代意義，並藉以證明南宋佛教叢林產生文士化禪之新趨向。所以選擇此幾位文學僧及著作來討論，主要是因為這幾位文學僧，若非詩作常見於南宋詩集，即是文章常見於禪史及語錄，引起筆者對他們的興趣，因而追蹤他們的作品。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僅有緣獲睹他們數位之作品，而其他文學僧之作，或因未能獲睹全書，或因其書已經佚失，暫無法一一詳論。

根據筆者對南宋文學僧所作之初步研究，孝宗朝至南宋末約有四、五十位以上之文學僧，至少留下了四、五十種詩集、文集或詩文集。他們的名號、生平及著作，可大致列為下表：

〔表一〕

叢林稱號	原法名法號	生卒年	著作名稱	資料來源
大椿	涪溪顯萬		涪溪集 ^①	中興禪林風月集
惠峰 ^②			猿吟文集	中興禪林風月集
宗檮			草堂集四十六卷 ^③	中興禪林風月集
智逸			文集	中興禪林風月集
寶瑩			竹溪詩集	中興禪林風月集
詩集				中興禪林風月集
希顏			希顏錄	中興禪林風月集

①各本《中興禪林風月集》都作「涪溪」，實「涪溪」之誤。

②或作「惠舉」。

③按：此為文集。

叢林稱號	原法名法號	生卒年	著作名稱	資料來源
覺菴夢真	夢真友愚		籟鳴集	籟鳴集 ^④
守輝			船窗集	中興禪林風月集
寶澤	秋岩寶澤		文集四十卷	
永頤	雲泉永頤	活躍於一二五〇	雲泉詩集	直齋書錄解題
斯植	芳庭斯植	活躍於一二五〇	采芝集、續集	直齋書錄解題
紹嵩	啞愚紹嵩	一一九四？	亞愚江浙紀行記	直齋書錄解題
法具			化庵湖海集	直齋書錄解題
曇橘洲、橘洲老人、曇少雲	橘洲寶曇	一二二九～一九七	橘洲文集	直齋書錄解題、石溪心月禪師語錄
梵竺卿	復谿敬堂 蓬居慧梵		復谿敬堂詩卷 蓬居梵竺卿詩藁	北磻集 北磻集、詩集

④本書初校完成後，筆者有東京及京都之行，得便聆聽南京大學金城宇教授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講「近十年唐宋文獻研究的新史料與新問題」，並承金君贈其新作《稀見唐宋文獻叢考》一冊，知金君所見之若干禪僧詩集中，有《籟鳴集》一書，筆者亦於數日前在東大寓目。金君就《籟鳴集》寫成《尊經閣文庫所藏〈籟鳴集〉及其價值》一文，並將《籟鳴集》全文首次刊佈於其新作中，對研究南宋文學、僧詩及禪史的作者頗有裨益。《籟鳴集》因係寫本，有不少潦草、破損及漫漶難以辨認之處，還原不易。金君下了不少工夫抄寫辨認後付印，厥功至偉。筆者尚未細讀《籟鳴集》，但隨意翻閱其書一過，便知頗富史料價值。唯金君所錄其書第十七首詩之詩題，〈題鄧瘦巖蘭蕙圖〉應讀為〈題隆瘦巖蘭蕙圖〉。隆瘦巖之名號為永隆瘦巖，實物初人觀及無文道璨之好友，詳見下文。